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九

康熙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正月

後學 武清縣徐紹康 校訂

元日

在孫世千世孫 校訂

天地祖先禮如往年畏寒不能拜親友相知者就榻
前爲語

初七日

望兒赴程念伊之招

初十日

任託衡像贊 有亦 任子宅心嘗從余遊殆所謂篤行

力學之士也戊申首春持其尊甫託衡公行樂索
題余習託衡公之懿行而嘉任子能悅其親也爰
命筆而屬之言 人生七十古來稀公今八十矣
而聰明強健嗜善若渴大年正無窮焉不所謂尤
稀者耶人生有子萬事足公有子且稱好學而孫
枝森挺麟趾正未艾焉不所謂尤足者耶余嘗過
公之廬對公之鬚眉色笑光霽盈溢子若孫環侍
一堂元氣周徧語曰仁者有後仁者有壽則公之
享壽與後也豈非以修仁者耶修於己者深而獲
於天者厚吾今而知天人和感之理矣

十五日

魁熙侯讀禮 邇來讀禮者絕無異平時子也欲短
喪蓋亦有激之郭子近五十猶慕儼者茲攜弟過
邱壠慘情血爲詩至禮在人心一提即嚴師我聞
古學人託根在孝思孝爲百行原措之無不宜勸
海定園君廬居廩修持哀慕在吾親此念豈容欺
欺去慊卽生學自無兩歧立身以顯揚入德夫奚
疑

十六日

寄李吉占兼懷鄰蕃 二十年來輕去鄉婚姻千里

鬱相望短轅惟有牽羊在清篋何勞賣犬裝五嶽
壯游艱獨步百門長嘯待同行更思阿湛牀頭易
舊好新盟兩不忘

十七日

答戴巖學書 寄魏蓮陸書 二稿俱入集

十九日

曾孫用柔歸娶 曾孫歸娶老懷開家道繼繩吉慶
來順聚一堂孰是本範身應自女刑哉

二月

初四日

韓子名坤業以其兄子新宇來養 坤業四歲父死
於難母沒勸母兼勸其父廬於墓者三年里人爲
立孝子碑

初六日

子厚言別臨路口占 伊別詩有此 擗易歸孤竹
敢負吾師道向東之句 擗幼翩翩過草堂不煩
執贄姓名香論交應有信諸已無忝所生師用光
連朝論易兩心同且喜君歸吾道東孤竹 裴夫
生氣在頑廉懦立是誰風

初七日

梁以道字來云程來儀於歲前已作古軼以二十八
字 未經謀面已云亡遺韻空留照屋梁字有同
人能載筆 管教心事不淒涼

初八日

與崔玉階書

爲申晷盟題卷 一二稿俱入集

初十日

春分家祭 四時薦饗首春分祠祭西鄰易有尚孺
慕孫曾隨拜起一堂和藹氣蒸雲 荒涼易水燕
山頭客舍燕門二十秋處旅古人非得已故園又

恐作興州

十三日

燈下立兒六人暨四孫一曾待余謂之曰老夫八十
五歲矣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尚堪眠食爾等六人
過五十者三近四十者三孫十二長者近四十幼
者近十歲曾孫六大者已受室矣念爾大父不諱
時予兄弟四人俱未有子今撫爾等三世頗知護
祖父之書此奇福也老夫清夜循省實不克堪且
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三樂也老夫幼
而得良友之提攜老復獲多賢之匡扶遠近近

賢貴不挾虛心就正老夫方自愧不能爲請益地而諸賢實有以助我此又一奇福也又聞好名好利兩者均之病道余自二十後甘貧守分矢不志在濟壑之志爲二親見背未伸一日之養而妻子受享此情何堪故粗糲自甘時常絕糧爾師之匡我愈切老夫之刻殷益堅時親知有憐予而督過爾師者爾師欣然曰人非有節不能貧若輩烏足語此耶爾是貧雖日甚而色不淒涼絕跡官府而官府卻益禮之欲致一屬慙而不敢受也又視我爲守窮我自視亦一奇福也賢使君每下旌廬之

與聖天子曾頒表間之書老夫承之實慙過情今
耄矣蘇門二十年屋漏中之疾惡不減而士大夫
之獎譽日隆予實懼之願爾等之力學修業蓋前
愆以承後譽勿悠悠輕度此歲月此更一奇福也

十五日

語二三子 讀前聖書有未欣合者當徐爲理會或
十日或五日或百餘日其不可曉者終當了悟若
迫欲求解意反晦矣晦晦相仍贅贅無已蓋以後
儒之訓話作前聖之神化遂多覷面而失之道之
不明多坐此迷境千里萬里晤時即在目前楊敬

仲聞斷房而悟本心再不復有贅言矣聞之不違
原無可違也參之一呼卽唯自不容不唯也學未
至此夫子亦豈能強贊焉

十六日

客問貴人以謙遜自處見其容德如在寒士不疑於
詔乎曰此不識謙字也謙者內止而外順故其爲
卦六爻無凶德如內不止而外順則爲象恭爲色
莊君子弗貴也以貧賤驕人者亦是內不止識得
謙字真自無所謂驕與詔矣

十七日

李古盤卜葬蘇門軌以二絕 癖意獨行恥俗同

寒挺挺一孤松貴人欲見公不見驢背攜壺過夏

峯 欠人二字未前聞切囑爲君作傳文自謂欠

人人不欠遊魂飄沓一閉雲 余嘗爲君作欠人傳

十八日

死生之說只原始反終四字已說得明盡或問人有

既死而復生者曰此原生氣未盡絕也又問人有

未病而先知其死者曰殆生氣已將盡也舊與一

生相與父歿其嫁女勸未與父訣抵死欲開棺一

見暨開棺而氣息微存不移時睜眼復生越七年

始歿使非此女則長逝者之抱恨何極而其子亦不知已實有死其父之罪夫子曰慎終慎之一字仁人孝子有無窮之思焉

二十日

蠱卦六爻專言幹蠱而以有子考无咎爲主故幹爻而危厲乃身亦得終吉幹爻而有悔乃心亦終无咎總之以其貞也凡卦爻中未有云不可貞者九二幹母之蠱獨曰不可貞何也說者曰九二以陽居陰本不貞也然惟其不貞也是以得幹母之中道也若貞則反失幹母之中道矣此義至深誰則

知之

二十二日

謂獻甫孫婿與浩溥諸孫曰在昔有兩人者共學一
慧而敏一朴而鈍鈍者有成而敏者坐廢蓋敏自
滿而鈍中虛也從古大有爲之盛傑只要一箇虛
心凡謬妄昏迷甘蹈非類者只是一箇自滿爾等
誘染未深還是天機用事詩書孝弟循循進修只
此便是佳子弟豈患不爲名人學士耶一生成就
全係此時上蔡張子熈王子志且年未弱冠開口
發大議論津津古人椿齡孩提知愛知敬此皆爾

等所目覩也擴充長養葆而勿失無人非赤子無
人非大人此老夫所期望於後生小子者良非草
草也勉之勉之

二十四日

客問處憂患之道曰易之一書下繫第七章三陳九
卦以明處憂患之道第一節履德之基也著力用
功之謂基謙德之柄也虛懷有執之謂柄復之本
恒之固也深根固底之謂本外討內守之謂固損
之修益之裕也蠲除本無之謂修充積本有之謂
裕困之辨井之地巽之制也考鏡功力之謂辨安

止不遷之謂地潛入善用之謂制見得九卦是
學定序易道淵源均之免吾身險阻之患而歸於
易簡之善耳二節著九卦之善三節著九卦之用
見聖人之處憂患者德也反身修德德全不危以
憂无憂患無患也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
之至也

二十五日

余追思從前相與之人亦每有不甘與草木同腐禽
獸同蠢者至書諸座右以自策勵及到歸結後文
章事功節義仍屬草草無可稱述乃知從前有志

之士功不專一行未足色且前且卻若任若讓非
誤人也祇自誤耳功節義迫之而起文章行誼
隨時可勉有一事到家便自有一事任世真文章
亦須以真人品出之雕蟲非所貴也

二十六日

田泊堯來云趙又元作古愴然有懷 憶君千里步

行來

又元奉父命千里徒行來費

上谷樓遲待我回

余甲辰歸里又元俟

於保

再晤遂成千古別

好留孤韻照燕臺

又元從未

順童
子試

二十七日

史赤豹談長益兩人者別久矣交各不同各有相得也正在相念適田子治坂有丹徒之行齋二君久欲過而問焉臨路各寄問復爲此句 自許生平不自欺兩人於我有心期誠投未有誠不應我固一痴君兩痴

二十八日

新鄉孝廉段玉伯名廷瑄以駿臣來贄

與玉伯語一則 武侯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夫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欲稍違拂焉而不可得也曲士不識此義而以圓融隨俗之

人當之此真學術真事功所以寥寥也孔孟不能
轉春秋戰國之時爲唐虞三代而竟老於道途正
孔孟之時也欲稍違拂焉而不可得也我輩今日
第謹守我輩之時務一切是非毀譽付之罔聞故
陸子靜云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二十九日

劉公勇素手書爲寄此則 堯夫詩云卷舒萬古興
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黃石齋謂此等本領獨堯
夫能之紫陽亦謂堯夫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
又不肯深把手做才覺難便拔身退正知其不可

爲而不強爲所視知幾者乎夫幾者事之微而動
之先見者也從來幾箇大聖賢大豪傑事不致特
手之處只是於幾處看得分明故能卷舒能出
能入此身位置得停停當當任後之人索綴求疵
而我不開之以隙隙自不得而乘之聖學曰知幾
名世曰識時一而已矣公勇自長安憶余舊詩且
索手書附數語於其後

三月

初一日

送盧有懷歸闈 極北極南各一天蘇門相聚廿餘

年君歸今夕余心慰萬里長風指顧前

懷大隱 塞外天高雁陣哀故人白髮獨登臺勞君
念我失相訊猶望鴻歸繫帛回

初五日

張仲誠攜廷舉暨內黃漢型六子過訪夏峯越三日

六子別去而李子八人復來口占二絕并五言古

一章贈之又勉廷舉一章皆在初十日 投合一

朝千里輕公來我意已先傾塵揮舒卷千秋事不

向如來行處行 平生託契在江村上蔡依然指

示存始始終終匪不逮好憑良友証崑崙 文旌

過夏峯內黃來諸士教澤入人深門翁洽凡隨而
感在精神全非塗觀美昨送鄒謙之今見王汝止
姚江再現身前後有同揆 勉廷舉 之子尉軍
來往反于餘里此中有至愛百行從茲始託言寢
與問性命儼在只聖學重德行非以文飾美之子
慧心人能探秘密旨父業與師傳端有至六箇物
欲不能賊流俗有所砥歸以語王生勉之曰所止

十三日

贈張仲誠三絕 繁陽講院樹甘棠學道於今見肉

黃去者在途來者續粒歌一月百年香 穀雨前

期春色深百泉此際好披襟後人指點今朝會
起頑廉懦立心 君來不遠千餘里我去百門僅
屣比遠路非難近路難離山一里柴山裏

十四日

文謨索書 前在內黃文謨晨夕來晤余樂與之言
迄行又步郊外戊申春仲誠願我夏祭黃及門士
接踵至余曰文謨當來語未終而文謨已及門矣
其容色辭氣較前更進余益樂與之言瀕行乞數
言以當晤對余曰讀子百泉記遊於此遊已見分
曉只要時時提醒不可有忽心不可有勝心忽則

忘勝則助聖學徹底工夫只是箇必有專焉勿忘
勿助而已

二十一日

是夕楊王兩孫婿暨浩博用霖諸孫曾侍余出對云
問心在不在有對以責志立不立者省內我
不欺者見善及不及者看意欺不欺者養氣充不充者
余爲之喜曰此皆求放心之路也時時提省此念
心可常在矣因爲之語云心原無不在孩提知愛
知敬此心渾然在也及其長也情遷物誘漸奪其
所在矣奪之淺仍有去而復來之時奪之深則去

不復返孩提渾具之全體斷喪無存所謂與禽獸
不遠者無他咎只是心不在耳爾孺子輩只就今
日之本念各各葆而勿失便可卜他日之成人矣
後生可畏畏此也孺子輩勉之

二十二日

爲鹿江村先生年譜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呂文甫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立夏前一日有述 無計可留春明朝即入夏素不

知惜陰空自驚飛馬 忙總逐塵事閒徒尋酒杯
賢愚同闕此生面待誰開

二十六日

立夏二首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乘權與藹事
化育此中胎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箇陳孰爲樞
紐是萬古有常新

四月

初三日

嵩禩適菴來訪口占以贈 有引 適菴雖寄跡禪門其
詩其文多肝腸之語於聖學極深且問其接引書

生輩嚮學蓋所謂禪而儒者也儒論禪陰飽吾道
聖門之功人昔有異人與陽明論最上乘曰周茂
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又另闢一宗門矣
因書以貽之俾後之人知夏峯之適菴未可與昌
黎之大顛眉山之佛印一律觀也 何意適菴飛
錫來相逢似舊老懷開逃楊逃墨潭不用恰是個
門好秀才

初四日

答錢升階 來書謂近日用求放心工夫此一言足
盡學門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工夫恐無長進則不

識所請求放心矣夫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工夫邪闖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寬夫先明本體本體明其用自充惕菴留心經濟經濟卽所謂用也體用二字原分不開如衣食是體而飢而食寒而衣則用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不明於用弁其體而非矣五經四書句句都是用處

初八日

答適菴 稿入集

復許典三 稿入集

初九日

公望率其子姪來會親此結姻之始也

十一日

毛惕菴與奏兒結姻是日親來投婚啟

十三日

謂諸子曰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

獨竒福難享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

目矣

十四日

甚矣哉良心之易放也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又曰奉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
哉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
求哀哉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蠶之措亡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避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
哉聖賢費多少苦心多少言語於此而尙不知警
省甘與禽獸同蝨可謂自賊之甚矣

十五日

注豫白館中歸語之曰在大人家作百賓須先令
人敬重某子弟方收歛不敢放肆然未可遽求之

予人與子弟也我之言動不苟與人處一味真
和易予人自不肯慢我矣其教子弟也莫忽其幼
穉不可與理言者其知愛知敬之良而防其物誘
情遷之實終身成就正在蒙養磨培基老夫邇來
見的會不學不慮之良別無作聖作賢之路乾易
知坤簡能人得之爲良知爲良能於孩提稍長時
方能識認過此則無及矣向來每以格論義果讓
坐作榜樣意在斯乎

十八日

博兒與裴抱初結婚投書

四月之內成婚姻者三家老懷竊自喜也拈二絕

君子何爲不入鄉祇因婚家作財場靖安一案成
佳話遠邇談來舌齒香 一月之中三訂親素心
共照迥非塵宰宰爲聘裝爲大雅俗由來只在人

十九日

晨飯後用柔掃除 祠前鴿穢極其潔淨浴孫來因
與之共清几爐上之塵余因與立雅曰洒掃應對
便是精義入神卽此推之事闢仁孝何巨細精粗
之可言是在人識認而擴充之耳

二十日

讀把初報婚書有僑居既愛風俗古婚嫁因之定遠
謀遠謀二字令人悠然興思夫婚姻之道富與富
婚貴與貴婚此人情之同然稍不相同則相形而
嫌疑易啟然從來凶終隙末總皆起於論財甚至琴
瑟不調亦皆由此只不論財彼此相體久而益親
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風俗夫子曰里仁爲美莫
美於仁論財則不暇問仁矣

五月

初一日

問盡心從何處去盡求放心從何處去求曰未言盡

心須先理會心是箇物仁人心也只理會得仁字
分明心便自盡不以仁存心心便放了求放心亦
只是令此心生意盎然心便來合楊龜山答程仲
素云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
性是三者初無異也

問率性是如何曰事事循天理而已問知命是如何
曰事事循天理而已天地間有天理外之性命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問易簡曰龜山有言行其
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
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

箇自然之理

初二日

答戴滄州書 稿入集

初三日

答陳子石書 稿入集

初六日

答劉心洲書 稿入集

十五日

劉公勇銓部自長安寄詩見懷次韻答之 堯年終

日黑甜餘聞道長安惠尺書已分故人天際遠忽

疑衡宇對茅廬 九十猶傳帶索翁 留琴室時聽

松風

君精虛王坡題日留
琴室與余夏峯此階

知音稿北彈同調蒲柳

慙言附藥籠

報劉公勇著 稿入集

十六日

題荆園小語 稿入集

二十日

陳不退視子夏峯口占以贈 當世誰堪第一流 幽

燕老滄氣橫秋而今不乏荆州眼 應臥元龍百尺

樓

六月

初七日

題教言後 稿入集

題樂善銘後 稿入集

初八日

先考忌辰

十一日

沈廷臣字日俞順天籍來贛

十二日

王枚卜與沈孫結婚投書

十五日

諸郭漢臣任岳立 余竊矣因憶從前所與之人有
見爲少年老成而器識不凡者心切敬之曰此家
之珍區之寶也後其人果有以自見同人遂以予
能相士夫子非能相士也人之厚薄成敗賢愚皆
人所自載彼各不能藏而吾何能爲彼藏也予三
年前見岳立今見漢臣且得閱二子之試卷器識
沈靜文復靈快余爲之喜曰此衛郡雙壁也因爲
合真致慶曰父子師弟之樂天地間最快事能享
此樂者斷非尋常世味之人二子尤大家聲彰顯

師門在指顧間耳然余所望於二子者一爲王宗舜一爲林春則老夫亦與有緣矣

二十日

郎靜岳學憲偕程念伊郡伯枉顧草堂口占紀事
久向雲樵伴月耕
轍深何事得虛名
家浮四壁身
空老道在千年學
未成遽徑喜逢聯
客草堂今
見聚星明忻承問俗榮
衰朽不訝踳跼禮數生

二十五日

裴渭公自成都寄故人鄔孟嘉將換髮字至

二十八日

寄毛會侯書因李嶽九觀察漢中故付之

七月

初二日

示酒孫 人有謂不應考便不讀書而廢學者又有謂應考便壞心術而廢正學者此皆迂曲腐儒之論也夫讀聖賢書是欲做聖賢之人耳聖賢之人豈專在舉業哉亦豈有外於舉業哉茂才明經孝廉賢良方正皆非舉業也然皆精於經術心學問之人舉業其緒餘耳爾入學矣既登士林從此立身行已躬修實踐者便自有在入孝出弟親師

取友無處非精義熟仁之地無時非考德問業之
時先儒有云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日用爲
道則堯舜三代之勲也

初九日

徐兆齡寄節孝事三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四日

象山堂講語一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學者學爲君子也試曰返獨知之地果能喻義否
耶滿口是義滿腔皆利此不足論即平日咬然自
好自顧固義之歸也及熟察之心念慮之微夢寐之

際有爲乎無爲乎未有不汗焉而負大疚者不自
疚仍自欺之小人也學何以有成子曰君子坦蕩
蕩小人長戚戚學則吾心之無所爲足以自勝
自快而毫不發於外即欲不堪焉不蕩蕩焉不能
也義利之介學者大闕有爲無爲兩言判定三月
不違其處乎日月至焉恐猶難之

十七日

寄劉公勇 前有一札付駿臣想得達矣茲有言者
劉一六辭官人多謂不然其語僕曰無割不斷處
但恐辭不受耳僕深信其言之非謬渠欲借重代

爲一籌恐不見信借僕致其意君子愛人以德細
人愛人以姑息非道翁其誰望焉

二十日

陽明撫南頓越士王思與語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
功人問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羅近溪自有
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一翁謂之曰此君心病
疾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子心得曷言疾
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近
溪驚起汗下執念漸消此二段要看得活潑陽明
之不動孟子之不動心也近溪之不動強力把持

天體漸失故爲心病此等處極多學者要破此執
見方有自得

二十六日

元公曰人不幸不聞過仲由喜聞過令名所以無窮
也此語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真實喜聞過者賢士
大夫且難之矣嘗思之凡有累於吾之身心者皆
過也知其爲過便宜改圖如今聲色貨利人人沈
溺於中明知其非是而樂與之相親非無欲斷不
能當下立斷知改過之難則喜過者自不容易夫
子憂不善不能改又稱顏子不貳此是孔顏事規

人過者切莫看得大輕省目中絕不見有喜過訟
過之人某某近有此意同人共勉之

二十九日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齋
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艷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
點髮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尙餘何事
費奇景

八月

初三日

答崔玉階問學書 稿入集

初十日

坐月

有引

戊申中秋前玉階太史過兼山堂盤桓數

夕有結隣之意諸兒環侍保汝每夕來坐月共話

偶憶名酒飲嘉賓娛此良夜亦快事也忽劉震之

孝廉攜惠泉一罇王夢航太史亦以聽櫓居家釀

二尊至連夕月下對飲纔領一盃輒爾醺然助我

譚興入夜忘倦父子師弟之樂于輿氏所以稱王

天下而不與又安知此日之兼山堂非當日之天

泉橋乎因拈四絕老懷志喜蓋所謂醉翁之意不

在酒亦所望於諸子者殷矣 月惟秋乃淨相對

足添思今夕是何夕天泉橋畔時 此月照人久
古今誰得欺羲皇何世界光映只如斯 揖讓三
盃酒征誅一局碁理元無小大會得復奚疑 莫
妙惠泉矣聽糟豈談之淺斟變理意康節是吾師
天泉橋証道 錢王証道至今疾疑者不知知不疑
利鈍兩根各有譜尼山教旨正如斯

十二日

王夢航太史索詩爲魏母八十壽兼寄環溪 夏峯
門外芝蘭倚我友句咏欣倒屣開顏先出蔚羅書
筆墨無多神滌約北闕夙傳討事多西川近報

堂喜十年將母成君恩于
人候在尺蘇門有
叟隔樵漁一人當世想知已經學於今有所歸
齋大業全臣子始信一堂有太和倘餘何事恣口
耳對友遙思欲舉觴西望停雲山氣紫

十三日

午甦起 几上一碑稱闕之乃輝哲令陳益吾必謙
祠堂碑記其門人輝孝廉王遵道筆也記之日在
癸亥十月文極疏宕可喜余不識益吾益吾在盛
中過白溝飲于度念余與伯順以余兩人爲錢牧
齋友益吾其姻家也輝之術令益吾之後難得再

見益吾矣此稿宜珍之入蘇門遺事冊勿令後之人嘆徵文考獻之無從也

十四日

喜過一則 余嘗以聞過則喜見過內訟望同人然
清夜自省已實未能夫以已之所不能者而厚望
於人亦惑矣切思之學問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
寡過故夫子以不善不能改爲憂又曰假年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全是聖
人心事此便是良友之益余嘗過滄上張湛虛以
司馬家居謂余曰天地間一物不見父之人乎

余曰無之曰實有之不幸
家余曰果有之
子之不孝父慈未至湛虛曰先生之言是又一日
因其弟之不受而督過之以語余余曰弟不見象
之不是方能化象令弟不讀書即不才未必至象
湛虛遽然曰此余之過也予之過也聞過則喜司
馬其庶幾乎

十五日

是日秋分家祭連朝霽雨晨得晴霽 秋分當月圓
家祭值令節皎皎天氣清光靈應亦悅 老年晚
拜艱左右孫曾挈祖父一燈明光同月永滋

坐月口占 一年一度過中秋今歲同人減酒籌西
北兩隣衰且病老夫尙自展眉頭 坐中多半少
年場除卻兒孫子弟行滇叟蘇門常作客八千里
外月同光 日照月隨共一天平陂倚伏默推遷
果能會得此消息便兒幾皇世界前

十六日

或問如何行善事 在昔善修閣自持今人惟恐人
不知只因念起有差別便是乾坤升降時

十八日

許州刺史令其子芋字介

二十日

與趙介茲語一則 稿存原本

二十八日

高孫祭祀家祭予王之祭其祖母望兒王之祭其母
高孫王之

祝文 某月日不肖孫男某謹以系羊羞饗祭於
歷代祖考祖妣暨我 頌考顯妣之靈曰惟我先
德聿厚後蔭彌深越在他鄉積有歲月不獨孫曾
繁衍且幸先世書香不至厥越今四孫濟乃望雅
之次子也叨列邑庠雖不足光大祖德差可託寄

書香昔人謂先世之燈常明不滅須後嗣之油續而勿絕望我祖父默啟默佑俾後之知覺不迷則先世之潛德益著茲於良辰敬修祀事神其如在定格之歆之也耶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康熙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九月

後學

武清縣徐紹康
武陟縣王 翰 校訂

初五日

九世孫世瑛十世孫世瑛十一世孫世瑛

一心也約言之合意知物博言之合天下國家與身
而後成其爲心大學八條目之中血脈仍是一貫
正是此心之全譜而心之發動在意格致者誠意
之功慊卻意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謂格致之後別有誠意工夫誠意
之後別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

工夫耶

初六日

爲浩孫結姻王仲玉

初七日

生平與吾友講求此道者四十年似亦稍知路徑然說不清拿不定畢定是義襲非集義畢竟是強恕非恕行今遽且病始覺得知只行其所無事道原須臾不可離劉念臺曰三十年來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逮人

初八日

語諸同人二則 人心虛明 然無累如皎日之在
長空忽乘於物感或理或欲紛紛起滅皆意也而
此心遂著於意上故曰心無體以意爲體而意之
或欺或慊人不知而已猶知故意無體以知爲體
而知之戒欺求慊非懸空揣度總歸著在物故又
曰知無體以物爲體據此則物無用以知爲用知
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此之謂體用一
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爲
和然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發而喜怒哀
樂未始滯於有蓋中自和自離不得中發未發

有時位而中和不得以時位言也故君子只戒慎
恐懼於不覩不聞而已矣中庸末章由人所不
處一步推入一步直至無聲無臭至矣正是戒慎
不覩恐懼不聞的公案

初九日

讀劉子學言有示韓叅夫云力刻浮夸之習深培真
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
從思慮中研審即向何思何慮究竟度幾慎獨之
學叅夫宛平布衣也嚴守程朱子從弱冠後即與
之友甲戌年同在武城習中住三月餘遊學江南

渠曾與高忠憲遊歸而向子言之甚詳此在乙酉
之前後從念臺遊則未及聞也音問久絕定作古
人矣讀劉子語恍見故人於字裏行間也

初十日

得安邑馬玉笋書喜而拈此 故人千里寄書來未
及開緘顏已開更喜北堂毫且健響抽不負養親
回 言及忽經十七年君顏猶壯我頽然兼山治
具延相念儼似陳荀促膝前

十一日

天地間理一也待於心爲德本於生爲性蘊於性爲

情達於情爲才直於初爲命體於自然謂之天得
其一而萬事畢中焉而已狂於一隅殊乏通方舉
一而廢百君子之所惡也

十五日

復景乾貞馬振公諸友書 稿入集

十六日

予之刻宗傳也妄聽以濂溪爲孔子之聞知以姚江
爲濂溪之聞知此一時之偶見如此忽友人寄劉
子聖學宗傳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
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

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
可爲不孤讀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
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十八日

復馬玉笋 與先生別十七年矣人生可堪此幾回
別了每一念之不禁清夢三更去忽覩桑雲天半
來鬪封色喜捧讀神馳再詢阮兄恍見鬚眉色笑
於字裏行間也先生歸來北堂康健芝蘭森秀此
第一福德慈孝友叅一堂雍睦此從古大聖大賢
所不能必得而身享之者愉快當何如耶更喜山

居功課一日所接之人所行之事皆修悟之資修
悟之功正陽明所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
未盡前外豈有餘蘊哉曾子之推尊夫子也曰江
漢以濯秋陽以暴宰子曰賢於堯舜于真有若以
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然鄉黨一篇記聖人衣
服飲食揖讓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託出
我輩今日正要在其中修証所謂道不遠人道不
可須臾離合外內動靜有無微顯窮通順逆一以
貫之窮邇來氣體雖弱頗於此覺無支離渙散處
何指以語同人同人亦有信得及者恨不得與先

生暨諸似君一暢言之所囑構斯事即於茲際
冀日治具招公望以公望與弟新姻且先生舊好
也集諸兒諸孫諸曾孫鹿伯順之曾孫暨于度之
子孫共醉先生之酒共飽先生之德覺原荷當日
之星聚還當讓我輩今日之遙集耳宗傳刻成敬
呈覽

十九日

河津阮生徒步來訪 千里徒行過草堂志能作主
氣偏揚受人針夜不合溫此是學人入道場

二十日

陝西李灌高尙一則 入取節錄

二十五日

復馬滄淵公孫書

名麟次玉次駿

稿入集

二十六日

答趙寬夫問學書 稿入集

二十七日

滄洲李玉鉉字居巖介帥子石趙來吉以書來贊

二十八日

讀易鈔六龍即元亨利貞分現之神而元亨利貞一

元也知此則仁義禮智信皆性中分現之神而仁

義體智信一仁也諸儒說太極說識仁說主靜說
窮理說致知皆太極分現之神一而已矣得其一
而萬事畢學者全要省得頭腦不然處處隔斷如
何能統宗會源見字素天堦之會

二十九日

答戴司農書 稿入集

十月

初一日

答趙來吉書 稿入集

答陳子右書 稿入集

谷李居鼎書 稿入集

初四日

清直李拔家傳 全文載原本畧入取節錄

初六日

爲易經大旨六則

初八日

獲嘉王柔字裕卿新鄉孫續緒配京張琰仲昭張璠
叔文郭景暉平伯劉若武愷心杜晉卿又顏同日

來贊

初九日

君卿七子贈 七子及門已夕陽夷齊沮溺數相當
尼山爲侍兼爲友助我燭光輝短牆 堯舜可爲
文可師爲之卽是夫奚疑各人試認生來面夜半
披衣起坐時 未停塵尾卷重開長切欣承賜老
懷野色更無山隔斷信手拈來處處裁

初十日

與崔承一書、稿入集

十一日

兼山堂獨坐偶憶吾友之言曰院深人靜飢而食倦
而眠無俗事俗人擾亂此便是別有天地其樂不

可以言傳也又云某某正得意受享之時使便與
我相易而處彼固不能耐我之淡薄我亦不能耐
彼之濃豔人各有願斷不能相強也

十二日

劉念臺宗周記畧 稿入集

十五日

爲楊晉菴立傳入宗傳

二十一日

祝三無老人 上古遺民孰與儔蘇門山下好巖修
少微彩重長庚耀讓我先添第一籌

二十四日

問人心道心果一果二曰非一非三心一也而人與道則非一矣道心者屬於人而不移於人者也此箇雖體物不遺實觀聞俱寂故曰惟微若乃人心即此道心之著於形氣者也乘氣出入視夫寂然不動者殊矣故稱惟危然人心不可以人欲言欲字從危字見出危亦非專以從欲而得名也且只就動以天處言有多少變化無方在人心之危卻是本體應合如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人心而不惟危則亦物焉而不化矣只這人心二字

便自惟危的了或曰心發而爲意幾危又曰心之
流弊爲危均非虞廷本旨也惟精云者非平察於
二者之間惟一云者非去一心以存一心也謂於
入心中認取道心令其至一而不容二耳至一則
中矣精爲一設精字有功夫一則純是道心無復
二者之說矣雖則純乎道心依舊只是此心非別
將箇道心來換卻此人心也蓋人心之體一則安
不一則危故有惟危之心體自宜有惟精之功夫
危者安則微者著無兩事也虞城所見如此故謂
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文成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

非言性也與此章議論正合

二十五日

保汝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名非有不善也此卻是陽明本旨又虞城之益友也

二十六日

楊晉菴曰格物之義後賢見註釋未妥各出意見有謂格如格去非心之格謂去其障礙而知體自明也有謂格至也至物猶言到物謂知不可懸空而致必到物上方可實用其功也有謂格正也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也愚以諸說皆質之復所揚

先生先生曰各有攸當要在實用其力併可據以入德耳愚以爲此亦未定之辭也聖賢立言常指道爲物如明德新民道也而命之曰物有本末則知此物字卽前物字故致知之功卽格此明德新民之物而已此學問簡易明白之功入大學者不必或於紛紛之說也晉菴之意固定一說矣愚謂各有攸當四字八河環瀛活潑潑地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須先格其非心亦必到物上實用其力方能去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三說非截然三件也正所謂一致而同歸耳夫大通之見而泯字句之

跡遂分歧路而成聚訟矣此朱陸米王至今爲口實也

二十七只

楊復所曰自古聖人無一箇不是誠之者此言最確
虞廷之危芻精一孔門之發憤好古皆所以盡人
合天也

一十八日

從來看書多草草故鮮實得處有問虞城曰淡簡溫
三句歸究到人身上畢竟是何物如此曰這是形
狀中庸之德最恰當處又問何物爲淡曰性是淡

物吾輩須是見得何以爲淡又何以不濇又見得
於此淡處至淡澀而不可歇手方是有實得處

十一月

初一日

兼山堂語諸子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取也我輩然自省察恐不能不落在衆人
之中諸子請問曰一日之間動靜語然著衣吃飯
應事接人俱性命流行之會果能一一中情中理
而各有攸當乎不能也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誰不由戶獨不由道此皆行焉習焉而不著察之

過諸子請問曰孔子鄉黨一篇微言微動無不中
理豈容有古人作則者心在而道從出矣舜之明
物察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正是如此天道時行
物生萬古不易而萬古不能著察其所以然明得
此則維天之命與聖學之純俱可了然於日用之
間矣

初二日

大凡逞才華弄聰明矜已狹人皆曲學俗士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夫子之默識文王之穆穆與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同一機緘故顏子潛心仲尼直從無

聲無臭處醞釀耳善學者從事於斯方是大而化之聖不可知的路頭

初三日

虞城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是庶民家道統之傳而歷代聖神都藏在這裏或疑其過予曰卻是實理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民之視聽天烏得而違之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心性同異甚難言矣虞城曰性至其靜以待天下之感心效其動以呈吾性之能無是性心安從生無是心性無以見

初四日

郝雪海問學問須有一段真實自得不可搖奪處方
顛不破推不倒子適讀虞城集因語之曰卽如此
公亦各有一段自得也或問天可知乎曰天如彼
其昭昭也何難知之有匪獨知之第覺日用動靜
無適而非天也又曰人亦天也惜乎不察而自小
耳修道之教立命之功皆是樞柄在手而造命自
我也又曰古今以來多少事變山川崩竭而天不
動也國家興亡人物代謝而天不動也龍鳳虺蛇
並出君子小人並進而天不動也而天之爲天只

如其無聲無臭而已如其時行物生而已彼無常變態竟不能逃天地範圍也故君子定性之功當如是彼不能深造自得者而能爲此言乎

初五日

邇有詭心學問者謂孔門七十二賢未必皆高第也而血食萬年垂休不朽乃歷代帝王如漢唐宋諸君卻不得與匹夫論優劣果何所挾持而得此哉
曰■之証夫子賢於堯舜矣堯則天舜協帝而曰賢之且遠不幾於誕乎非然也此生民秉彝之同然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世遠而民幾與之相忘

得夫子之刪述六經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始揭
於中天夫子以後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之統
緒又自夫子開之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非夫子
之道所川流而布濩也是夫子爲一元之主宰而
諸賢或職其會或職其運或職其世各有攸司此
種道理亘古今徹上下君所以君臣所以臣父子
所以父子兄弟所以兄弟天地萬物所以位育皆
此一流人爲之撐柱不使斯世斯民淪沒於禽獸
厥功大矣夫子當年思狂思狷思善又思有恒皆
爲存此幾希之一線千載下凡側俎豆之末光者

昔日所致思之人也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烏足
與此一流絮長短而較重輕哉

初七日

瀾珠至 攜得故圖書數紙驅車千里過蘇門老夫
且喜身猶健祖德榮昌視有涼 舊云爾是培基
人偶爾斯言應有因但事爾親親爾于此中便具
一完身 好將棗栗與松蘿供客負臘清話多樂
事當前無外慕語和人意是天和

初九日

聞張石卿作古因憶潘子美 上谷推民望石卿第

一人如何無病逝贖可百其身 石鄉今往矣子
美久云亡吾黨稱修士保陽留耿光 二子皆吾
友潛郎交更深江村曾對榻一夕百年心

初十日

偶書 定志源從掃逆持志能作主氣應隨恁他哄
動天和地依舊寂然翁聚時

十九日

與瀾孫語 余南來二十年矣爾隨爾父在家守祠
墓此是人生第一緊要事凡立身行已進德修業
俱於此中探取便可爲仁人孝子矣陸子靜學問

在理家物處于米鹽校雜而得其不容已之情況
乎以長子長孫而代父主家祭祀先之禮其一二
肫然不可解之情更當何如耶爾樸茂謹守之士
吾不慮其敗度敗禮第於學問之道未得大明須
是於主腦處恭敬捧持察識擴充方是與鬼神合
德底本領故學須先立其大楊晉菴之言曰篤實
之士可與入德爲其機知少而渾朴未漓也第懼
其爲氣稟所拘耳有志者直以聖域爲歸有不闕
處至之精一孔門之博約者所志不存焉此謂千
古彙集之襟期而庸懦者惡足以語此嗟夫自學

問之道不明陷溺了多少才知聰明之士老夫幸
得良友夾輔切而不迷於所趨今耄矣於此道稍
覺親切故所望於子若孫者獨此事最爲緊急爾
豕孫也上佐其父下攜其弟是在爾勉之

世儒謂陽明白沙之學皆自禪來予謂儒與禪有不
得不同者儒不必避也禪與儒有不得不異者禪
不能強同也如磨鏡然彼磨用以自照此磨用以
兼照故有自私與兼善之別

二十日

明代人才亦云盛矣萬曆十五年前仁賢布列天下

宴然嗣後新建張公當國但拂意者即加斥逐且
株連蔓引罪一人並及闕衙門臺省吏部殞矣獨
謝諸賢去國卒登鬼錄侍讀張陽和少宰鄧定宇
少宗伯楊後所尚寶孟我疆侍御馬誠所倉場尚
書耿天臺掌詹曾植齋少司寇朱見堂少司農張
元冲中丞魏見泉吏部郎孟雲浦聽崑崙僉憲馮
應京諸賢造詣雖有淺深要皆君子之人也惜志
未盡展錄之以備後考

二十一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人生第一要務莫要於明學

之不明則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與誰共理
天下未有無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學也者興賢
致理之要術也有一分學問方做得一分事業有
十分學問方做得十分事業由求必不能爲顏曾
蕭曹必不能爲伊呂天德王道總之在學術上取
齊先正曰有志之士當必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孔顏之樂程朱不曾說破令人終晝夜備疑非樂食併
非樂道曹月川孟我驪曰孔顏之樂仁也夫仁非
道乎既非樂道何云樂仁蓋日用間無厭無逆無
徃非仁體流行所謂不違仁也不違仁卽所謂不

改其樂也然非好學而仁何能不違夫子固自言
之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子自謂不如邱之好
學又獨稱顏子好學使非好學則離道而去仁也
遠矣安能樂食

二十一曰

子曰可與共學諸君知共之義乎昔人謂二炭相燃
其中焰生焰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相合之間蓋
物聚而氣盛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燃矣
此有友無友之辨也共之時義大哉得共之義者
漸而適道漸而立漸而權總皆麗澤之益夫子所

以樂多賢友茂愈積而焰愈光彼孤立無助者有
奄奄待盡耳

二十三日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

蔡子莊嘗此做余今二十七年矣舉目視之若

昨日也
悲哉

學問一事人果見到最急不可緩處自然敬手不得
須見得古人惜陰所作何事也鳥之飛魚之遊草
木之生長亦均度此光陰人不惜陰亦物焉而已

二十四日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

符於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祇得一人爲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學不邊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得失豈辱如風雨晦明於木
虛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如此之病
最難醫治

能多容得幾箇橫逆愈見德量之淵深顏子犯而不
校全不動一絲聲色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二十五日

孔聖人自謂無可無不可以無繩墨之可遵然萬古之繩墨不能外焉舉之無其體也凡天地間之體皆其體也似之無其用也凡天地間之用皆其用也人人飲食寢處於其中非日用而不知則厭薄而不知自有至寶而自失之可奈何

孔子好古敏求其所好而求者何物耶又曰如不及猶恐失其所不及而恐失者又何物耶意者即與回言而終日不違者是耶其餘諸賢未之有聞孔

顏可謂千古莫逆矣真所謂一人知己足不恨者耶

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第一等樂只一學字全收之無奈其不學遂未免全失之

紹興蔡子莊名祖襄介鞅子新書來贊

一十七日

語于莊 于莊蕭山人前有陽明後有念臺兩先生明之大儒也真如朱之程朱焉于莊生於其鄉其所契慕觀感者久今過兼山堂問學固知非泛泛也自陽明以古本大學劾誣論於紫陽後之學者

至今葵之念蘖出而有前五子後五子之論與于
聖學家傳不約而合五十年企慕其人恨未得見
今乃得見其同然之心也夫四海內外千古上下
此心此理原無不同只稍有執著便成歧路朱陸
王朱小有不同正欲其借大道而拘曲之士枝外
生枝遂成聚訟此皆不明於學之咎也子莊第守
其鄉之先達所來而至者聖學在是矣

二十九日

爲楊孟諸子評 萬曆三十年間以儒自命者多矣
而洞然見道確然有守殷殷然以善望人者其惟

流我飄乎揚復所充而至於大曠然空中樓閣乎
張陽和本忠信以進德而精研卓詣處須該復所
一籌邊近溪明德處孜孜不息新民處胞胞懇至
宛然有不厭不倦之風乎然知和而和幾於柳下
惠不恭矣豈定宇昭職豈然操履爾然其風風翔
於干仞者乎然體立美而用未行中年化去其斯
文之不幸也故楚何以先覺自任接引怵慙殆亦
吾道中赤幘殿然猶有未斷之名根若廬州之張
懷琴川中之邵仰齋閩西之馮少墟東省之周際
齋皆闡然自修確然純正所稱慙慙君子非歟

十二月

初二日

答崔玉階 學問一事原爲自家安身立命入聖達
天所稱天下第一等急務第一等快樂者無逾於
斯然非天下第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憚焉而
不敢任何幸毫年而得不待教之蒙僕爲之強輔
助我燭光此豈偶然也哉非求異不苟同便有深
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罷而不能也格致鬼神辯
論胸中了徹筆無粘滯可謂發姚江之蘊矣正中
自有感之意在

初二日

尚張仲誠 使君歸山人有謂其道未得行者僕謂
萬世之事惟退處者當之赫赫榮名豈能與之較
久近哉使孔子當年得行其志不過率廢一流耳
何能作萬世帝王師聞之先正云孔子刪述之業
在四旬八九時公歸幸留意昧見楊晉菴與馮少
墟論人心惟危曰凡純乎天理者不危純乎人欲
者亦不危惟修理倏欲可理可欲變動活潑不可
依以爲安者方稱危以此論人心可專以人欲言
乎孔聖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此

形狀危字甚妙處然卻是論心之本體如是不真
以人欲言也此說或有當於高明因附覽

初五日

語諸子若孫 學問之事人之所是者勿便以爲是
須實見得是人之所非者勿便以爲非須實見得
非乃爲自得邇來覺得方寸一點靈明是我真實
家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我都不相干

初六日

淵孫臨路示此 學人有三等一循理一縱欲一不
理不欲第因循歲月而以常人自處焉此三者宜

有所擇矣子與云必有事焉又云爲間不用則等
舉之矣爾等須令有所事勿使茅塞其心識此之
謂知及存此之謂仁守恐其未確而親師取友就
正有道之謂好學邇來問業者動云無下手處夫
惟不肯下手則終身苦下手矣其心茅塞也豈待
問哉論語云亡虛約中庸之淡簡溫皆是人性盡
圖聖賢苦心描寫出來未可草草看過何去何欲
自體自認與諸舍共相勗勉萬勿以常人自處則
字及堂家聲永永勿替矣

初七日

答孫紫淵 前字已緘蓮陸復寄手札暨中堂公大
詩至山野老生何足當大君子眷注至此且格骨
清逸命意深遠拜教良多山樵不敢屬和亦守安
卑之意也近集原蓮陸就所存付梓欲矧之費僕
亦未嘗聞所商與蓮陸言之可也至草野迂腐之
談不敢爲立言之業何敢乞言於當世之賢宰輔
乎即栢鄉公之序亦蓮陸之意非僕之所敢聞耳
明史之修廟堂自有定議觀職之人非庸當同耶
長安詩老亦有字言及僕已具實陳之矣

初十日

陳國鎮臨路手書爲別 宇宙間江河可使變遷世

代可使興替人物可使凋謝惟此學不可使一日

而不明吾稽諸唐虞而得堯舜稽諸三代而得禹

湯文武稽諸春秋戰國而得孔孟漢唐之世寥寥

乏人天人原道之篇猶在朦朧之際宋周程諸儒

出而天下寐者始稍醒矣明代陽明崛起振鐸斯

文子之師江村先生獨得其宗爲吾黨開晦昧之

傳一時遠邇窮達浸浸興起此莫非私淑江村先

生也江村得力姚江而一時有志之士皆知私淑

江村余聞昔人有持海方異種者遺一粒於中國

初則共相訝之矣久則美而愛愛而傳不數年而
滿中國矣故明學者布德之意也又何患其久而
洽乎尊聞行知光大師門之業不能不厚望於吾
子於其行特瞻瞻焉

十一日

語熙侯 學問之道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以暨周程
諸儒一言以蔽之曰止至善而已然善無聲臭止
鮮持循必修身有實功斯止善有實際蓋至善猶
的焉而修身則張弓挾矢以收命中之能者也故
一止善而旁蹊曲徑權謀功利之說無由入矣一

修身而凌空駕虛飾智驚愚之習無容混矣哉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獨念靈曰
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語修身也此
孔子之所以語曾子者

十二日

寄懷涿鹿王叟 屈指別來已五春每臨曲水便懷
人燕南豫北千餘里遙望君家若比鄰

十四日

生日有述 我生八十五閱歷六朝君舊帝與新帝
野叟名具聞公車十二上妄意寄斯文外臣容集

許何雪竇元繻一息不敢懈秉燭冀策勳籌客遠
近集賓主氣氤氲此際陳蔬水先靈應亦欣

二十九日

除日 八十五歲又歲除皇天佑我老樵漁苟全性
命慙予願況復有兒讀父書 壁間歲歲一題詩
當境欣戚祇自知客裏逢除五十度攢眉不世氣
緣隨 明朝霜鬢又加年寡過功夫豈得然衞武
耄焉學益力燭光雖短敢安眠 學道時時冀一
聞眼前是道誰能分可聞不可非難舉與處當年
已出羣

明代學者自薛王鳴鐸陳胡振響嗣後津津然天下
始曉然知趨於學應從祀而未及入者尙自有人
大約皆躬行君子也談鋒太銳恐躬之不副以偶
爲一詩示我同人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理燦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
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
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一場大事真是奇怪人卻看得平常漫不警省無怪
乎以因循而成暴棄也偶拈此句告我同人幸於
平常中看得奇怪又於奇怪處看得平常方可登

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爲聖人之徒也箇箇人心
有仲尼不求吾心之仲尼而求仲尼於仲尼愈求
而愈遠矣 試思孔門何所事終教終日與不關
三千徒衆推愚魯不事文章不入官 闕里闕闕
老逸民東西南北莫棲身而今善地講文廟舊代
君民拜聖人 這場大事有誰知漫自模稜拜仲
尼 簡牘當年裏面目聖人與我無差處

示浩溥兩孫暨楊王兩孫婿 試思孔子何以稱至
聖顏曾思孟何以稱大賢爲其爲萬古斯文至聖
也使無孔子一流人則師儒之教不立而忠孝節

義賊義廉恥無所招揭乾坤亦請然制邑矣
秦漢以下諸君不得與孔子較優劣則
文武世遠言湮人漸與之相忘而孔廟
子以至守令無一處不奉蒸嘗果何所
此乎自生民未有賢於堯舜洵非虛語
書者七八歲入小學人便呼爲學生做
進學暨登舉輔仍自稱爲學生以其所
之言所謂者聖人之事也余放功名之
到胸臆聞于孫輩有業舉業而問學者
志謂言思之舉業何妨於學人自誤舉

進學而論出入廟廷仰瞻四額堂曰明倫才曰俊
秀對宮墻而勤仰止之思誦詩書而加體驗之力
則貌焉一身便是聖人之徒肯日有就月有將如
掘井之日就於深爲山之日就於高此豈非
之最榮本分內之良貴哉彼經營身心之外皆起
於學之不明也非舉業之咎也余向來以此望同
人中之顯達者謂明學爲人生第一急務學爲天
下第一偉績今以告後生小子以爾等國人習新
入股之業徵有隙明且晚可博一第子員立身在
此顯親揚名在此當及時發憤學日求進擬然如

松柏之登高嶺。豈然如圭璋之列清廟。斯謂之實
進學。斯謂之真秀才。不此之圖。致身

要浮名耳。春華耳終。難以語聖人之徒。爾等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終